

曹雪芹 著

脂硯齋 評

# 石頭記

二

滿江出版社

周汝昌校訂批點本



借玉通靈  
 為芥辛菜  
 竹齋墨  
 心平生



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石頭記

二

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

漓江出版社

# 目錄

## 卷二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回  |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|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| 三〇二 |
| 第二十回  |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|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| 三二四 |
| 第二十一回 |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|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| 三三八 |
| 第二十二回 |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|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| 三五五 |
| 第二十三回 |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|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| 三七一 |
| 第二十四回 |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| 痴女兒遺帕染相思 | 三八四 |
| 第二十五回 | 魔法姊弟逢五鬼  |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| 四〇二 |
| 第二十六回 | 蘅蕪院設言傳蜜意 |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| 四二一 |
| 第二十七回 |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|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| 四三八 |
| 第二十八回 |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|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| 四五五 |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九回 |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|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| 四七七 |
| 第三十回  |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| 齡官劃蔷痴及局外 | 四九二 |
| 第三十一回 |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|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| 五〇三 |
| 第三十二回 |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|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| 五一六 |
| 第三十三回 |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|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| 五二九 |
| 第三十四回 |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|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| 五三九 |
| 第三十五回 |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|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| 五五四 |
| 第三十六回 |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|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| 五六九 |
| 第三十七回 |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|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| 五八三 |
| 第三十八回 |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| 薛蘅蕪諷和螃蟹韻 | 六〇四 |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

三〇二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「蒙回前」彩筆輝光若轉環，情心魔態幾千般。寫成濃淡兼深淺，活現痴人戀戀間。

話說賈妃回宮，次日見駕謝恩，並回奏歸省之事，龍顏甚悅，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，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，

「蒙戚雙」補還一句細，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也。不必細說。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各各神疲，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

之物，收拾了兩三天方完。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，別人或可偷安躲靜，獨他是不得脫得的。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

貶，只忤掙着與無事的人一般。「蒙戚雙」伏下病源。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。偏這日一早，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，

接襲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間纔得回來。「蒙戚雙」一回一回各生機軸，總在人意想之外。因此，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。「蒙戚雙」寫出正月光景。正在

房內頑的沒興頭，忽見丫頭們來回說：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，放花燈。寶玉聽了，便命換衣裳。纔要去時，忽

又有元妃賜出糖蒸酥酪來。「蒙戚雙」總是新正妙景。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，便命留與襲人了，自己回過賈母，過去看戲。誰想

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，黃伯央大擺陰魂陣，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，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。「蒙戚雙」真真熱鬧。 倏爾神

鬼亂出，忽又妖魔畢露。甚至於揚幡過會，號佛行香，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。「已雙」形容剝刺之至，弋揚腔能事畢矣。○閱至此則有如耳內喧嘩，目中撩亂，後文至隔牆聞裏晴絲

數曲，則有如魂隨笛轉，魄逐歌銷，形容一事一事畢真，石頭是第一能手矣。 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，別人家斷不能有的。「蒙戚雙」必有之言。 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

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開各處閒耍。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嬛姬妾說笑了一回，便出二門來。尤氏等仍料他

出來看戲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賈珍，賈璉，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，百般作樂，也不理論，縱一時不見他在座，只道在裡邊

去了，故也不問。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，那年紀大些的，知寶玉這一來了，必是晚間纔散，因此得空也有會賭去的，也

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，更有或賤或飲的，「周按」賤是原筆。 都私自散了，待晚間再來，那些小的都鑽在戲房裡瞧熱鬧去了。寶

玉見一個人沒有，因想：那日來這裡，見小書房名□□□□□，內堂掛着一軸美人，極畫的得神。今日這般熱鬧，想

那裡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「蒙側」天生一段痴情，所謂情不情也。 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「已雙」極不通極胡說中，寫出絕「蘇雙」寫出絕代情癡，宜乎眾人謂之瘋傻。 想着，

便往小書房來，剛至窗前，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，寶玉到唬了一跳，敢是美人活了不成。「已雙」又帶出小兒心意，一絲不落。 乃乍着膽子，

撬破窗紙向內一看，那軸美人却不曾活，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，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。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一

聲：了不得了。一脚踹進門去，將那兩個唬開了，抖衣而顫。茗烟見是寶玉，忙跪求不迭。寶玉道：青天白日，這是怎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 三〇四

麼說。「蒙威雙」開口便好。珍大爺知道了，你是死是活。一面看那丫頭，雖不縹致，到還白淨，些微亦有動人之處，羞的臉紅耳赤，

低頭無言。寶玉跺脚道：還不快跑。「已雙」此等搜神奪魄，至神至妙處，只在囹圄不解中得。一語提醒了那丫頭，飛也似去了。寶玉又趕出去叫道：

你別怕，我是不告訴人的。「已雙」活寶玉，移之他人不可。急的茗烟在後叫：祖宗，這是分明告訴人了。寶玉因問：那丫頭十幾歲了。茗

烟道：大不過十六七歲了。寶玉道：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問，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，可見他白認得你了。可憐，可憐。

「已雙」按此書中寫一寶玉，其寶玉之為人，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。寔未目曾親觀者。又寫寶玉之發言，每每令人不解，寶玉之生性，條件令人可嘆。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，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，亦未見這樣的文字。於釵兒處更爲甚，其囹圄不解之寔可解，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。合目思之，却如真見一寶玉，真聞此言者，移之第二人萬不可，亦不成文字矣。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，合在寶玉，釵兒至痴至呆囹圄不解之語中，其詩詞雅謎酒令，奇衣奇食奇文等類，固他書中未能，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爲二首。又問名字叫什麼。茗烟大笑道：

若說出名字來話長，真新鮮奇文，竟是寫不出來的。「已雙」若都寫的出來，何「蒙威雙」若都寫的出來，「周按」此脂硯隱名痕跡，以見此書中之妙。脂研。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耶。脂研二字易一耶字。據他

說，他母親養他的時節，作了一個夢，「蒙威雙」又是一個夢，只是隨手成趣耳。夢見得了一疋錦，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，「已雙」千奇百

怪之想，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。魚鳥昆蟲皆妙文也。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，無一物不可不成文，但在人意拾取耳，此皆信手拈來，隨筆成趣，大遊戲，大慧悟，大解脫之妙文也。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兒。「蒙威雙」音萬。寶玉聽了笑

道：真也新奇，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。說着，沉思一會。茗烟因問：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。寶玉道：看了半日，

怪煩的，出來逛逛，就遇見你們了。這會子作什麼呢。茗烟吹吹笑道：「庚側」吹，音希，吹吹，笑貌。這會子没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爺

往城外逛逛去，一會子再往這裡來，他們就不知道了。「已雙」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纔之過，故設此以悅寶玉之心。寶玉道：「不好，仔細花子拐了去。便是

他們知道了，又鬧大了，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，還可就來。茗烟道：「熟近地方誰家可去，這卻難了。寶玉笑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偕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，瞧他在家作什麼呢。」「已雙」妙，寶玉心中早安了這着。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，恰遇茗烟私行淫媾，爲寶玉所協，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，寶玉始悅，出往花家去。非茗烟適有罪所協，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。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，況寶玉哉，況茗烟哉。文字筍楔細極。茗烟笑道：「好好，到忘了他家。又道：「若他們知道了，又說我引着二爺胡走，要打我呢。」

「蒙威雙」必不可少之語。寶玉道：「有我呢。茗烟聽說，便扯了馬，二人從後門就走了。幸而襲人家不遠，不過半里路程，眨眼已到門前。茗烟先進去，叫襲人之兄花自芳。「蒙威雙」隨姓成名，隨手成文。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，「蒙威雙」一樹千枝，一源萬派，無意隨手，伏脉千里。幾個姪女兒來家，正吃菓茶。聽見外面忽有人叫花大哥，花自芳忙出去看時，見是他主僕兩個，唬的驚疑不止，連忙抱下寶玉來，至院內嚷道：「寶二爺來了。別人聽見還可，襲人聽見也不知爲何，忙跑出來迎着寶玉，一把扯住問：「你怎麼來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怪悶的，來瞧瞧你作什麼呢。襲人聽了，纔把心放下來，「已雙」精細遇到。「嘻嘻了一聲，笑道：「「蒙威雙」轉至笑字，妙神。你

也忒胡鬧了，「蒙威雙」該說，說得是。可作什麼來呢。一面又問茗烟：「還有誰跟來。」「蒙威雙」細。茗烟笑道：「别人都不知道，就只我們兩個

來了。襲人聽了，復又驚慌，「蒙威雙」是必有之神理，非特故作頓挫。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，倘或碰見了人，或是遇見了老爺，街上人擠車碰的，馬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

# 石頭記

周汝昌校訂批點

卷二

三〇六

有個閃失，也是頑得的。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。都是茗烟調唆的，回去我定告訴嫫嫫們打你。「已雙」該說，說的更是指「脂」研。茗烟撇了

嘴便道：「二爺罵着打着，叫我引了來，這會子推到我身上。我說別來罷，不然我們還去罷。」「已雙」茗烟賊。花自芳忙勸：「罷

了，已是來了，也不用多說了。只是茅簷草舍，又窄又臟，爺怎麼坐呢。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，襲人扯了寶玉進去。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，都低了頭，羞慚慚的。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，又讓他上炕，又忙另擺菓桌，又忙另倒好茶。「已雙」連用三又字，上文一個百般，神理活現。脂視。襲人說道：「你們不用白忙，「蒙威雙」妙。不寫襲人忙，正是忙之至，若一寫襲人忙，便是庸俗小派了。我自然知道，菓子

也不用擺，也不敢亂給東西吃。「蒙側」至。敬至情。出家常情，他書寫不及此。一面說，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，寶玉

坐了。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，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，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，仍蓋好，放與寶玉懷內，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。「已雙」叠用四自己字，寫得寶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，如何尊榮，此時一盤托出。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，其安富尊榮之寶玉，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，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。今於此一補，更見其二人

平素之情義，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平素之情義，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。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果品來。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，「已雙」補明寶玉自幼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。

因笑道：「既來了，沒有空回之禮，好歹嚐一點兒，也是來我家一淌。「蒙威雙」得意之態，是與下部，後數十回寒冬噎酸盞，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看，可為後生過分之戒，嘆嘆。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，「蒙威雙」得意之態，是與下部，後數十回寒冬噎酸盞，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看，可為後生過分之戒，嘆嘆。

神理，「周按」這一神理，批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穰，「蒙威雙」惟此品稍可最細。者如何體會得來。吹去細皮，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。寶玉看見襲人兩眼

微紅，粉光融滑，「蒙戚雙」八字畫出纔收淚之一女兒，「周按」此等批最能表現脂是好看形容，且是寶玉眼中意中。 現在寶玉，襲人間之身份。因悄悄襲人：好好的哭什麼。襲人笑道：「何嘗哭，

纔迷了眼揉的。因此便遮掩過了。「蒙戚雙」伏下後文，所補未到多少文字。 當下襲人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，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，便

問道：「你特爲往這裡來，又換新衣服，他們「已雙」指晴雯，麝月等。就不問你往那去的。「已雙」必有是問。閱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數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，自謂是富貴語，究竟反是寒酸話。寶

玉笑道：「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。襲人點頭，又道：「坐一坐就回去罷，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就家去

纔好呢，我還替你收着好東西呢。「庚側」生員「周按」收着好東西的話，襲人悄笑道：「悄悄的，叫他們聽着，什麼意思。」「已雙」想見二

人來日「蒙側」批中來日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頂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，向他姊妹們笑道：「你們俱見識見識。時常說

起來都道希罕，「蒙側」不可少之文。恨不能一見，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。什麼希罕物兒，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。「蒙戚雙」行文至此，固好看之極且勿論，按此

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，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，我却常守常見，視「庚眉」自一把拉住至此諸形景動作，說畢，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，仍與

了寶玉掛好，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，或僱一輛小車，送寶玉回去。花自芳道：「有我去送，騎馬也不妨。「庚側」只知保重耳。

襲人道：「不爲不妨，爲的是碰見人。「蒙戚雙」細極。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，衆人也不敢相留，只得送寶玉出去。襲人又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 三〇八

抓些菓子與茗烟，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，教他不可告訴人：連你也有不是。「蒙側」細密。一直送寶玉至門前，看着上轎，放

下轎簾，花茗二人牽馬跟隨。來至寧府街，茗烟命住轎，向花自芳道：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，纔好過去

的，不然人家就疑惑了。花自芳聽說有理，忙將寶玉抱出轎來，送上馬去。寶玉笑說：到難爲你了。「庚側」公於是仍進

後門來，俱不在話下。却說寶玉自出了門，他房中這些丫嬛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，也有趕圍棋的，也有擲骰抹牌的，

磕了一地瓜子皮。偏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給買母請安，瞧瞧寶玉。見寶玉不在家，丫頭們只顧頑鬧，十分看不過，

「蒙威雙」人人都看不過，獨寶玉看得過。因嘆道：自從我出去了，不大進來，你們越發不相樣兒了。「蒙威雙」說得是，原該說。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

了。「蒙威雙」補明好。寶玉雖不吃乳，豈無伴從之嫗嫗哉。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，照見人家，照不見自家，「蒙威雙」用俗語入妙。只知嫌人家臟。這是他的屋子，由着

你們遭塌，越發不成個體統了。「蒙威雙」所以爲今古未有之一寶玉。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，二則李嬭嬭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

了，「蒙威雙」調侃入微，妙，妙。如今管他們不着，因此只顧頑，並不理他。那李嬭嬭還只管問：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，什麼時辰睡

等語。「周按」曠，「蒙威雙」當是原筆。丫頭們總胡亂答應，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。「庚側」寔「蒙側」在有的。人神。李嬭嬭又問道：這盞碗酥酪怎不送

與我去。就吃了罷。說畢，拿匙就吃。「蒙雙」寫聾鍾奶姆，便是聾鍾奶姆。一個丫頭道：快別動，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，「蒙威雙」過下無痕。回來又惹

氣了，「蒙威雙」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。

你老人家自己承認，別帶累我們受氣。

「已雙」這等話聲口，必是晴雯無疑。

李嬷嬷聽了，又氣又愧，便說道：「我不信他這

樣壞了，且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，也是應該的。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。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。我的血變的奶，吃的長這麼大。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，他就生氣了，我偏吃了，看他怎麼樣。你們看着襲人不知怎樣，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，什麼阿物兒。「蒙威雙」雖暫委曲唐突，襲卿，然亦怨不得李媪。一面說，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。又一丫頭笑道：

他們不會說話，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，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去，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。

「蒙威雙」聽這聲口，必是麝月無疑。

李嬷嬷

道：「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，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。」

「威雙」照應前文，又用一攆字，屈殺寶玉，然在李媪心中口中畢肖。

「周按」依此批而推，脂硯又分明曾見茜雪遭

擻原有正面文字，且寶玉並非逐之之人。其情事應甚曲折，亦關係後半部獄神廟回之佚文。

明日有了不是，我再來領。說着，賭氣去了。

「蒙威雙」過至下回。

少時，寶玉回來，命人去接襲

人。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，

「蒙威雙」嬌態已慣。

寶玉因問：「敢是病了，再不然輸了。秋紋道：他到是贏的。誰知李老太太來了

混輸了，他氣的睡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別和他一般見識，由他去就是了。說着襲人已來，彼此相見。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，多早晚回來，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。一時換衣卸粧，寶玉命取酥酪來，丫嬛們回說：「李奶奶吃了。寶玉纔要說話，襲人便忙笑道：「原來是留的這個，多謝費心。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，吃過了好肚子疼，足的吐了纔好。他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

三一〇

吃了到好，攔在這裡到白遭塌了。

「蒙戚雙」與前文應失手碎鍾遙對。通部襲人皆是如此，一絲不錯。

我只想風乾栗子吃，你替我剥栗子，我去鋪床。「蒙戚雙」必如此方是。

寶玉聽了信以為真，方把酥酪丟開，取栗子來，向燭前撿剥。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，乃笑問襲人道：「今兒那個穿紅的是

你什麼人。」

「蒙戚雙」若見過女兒之後，沒有一段文字，便不是寶玉，亦非石頭記矣。

襲人道：「那是我兩姨妹子。寶玉聽了，讚嘆了兩聲。」

「已雙」這一讚嘆，又是令人囹圄不解之語，只此便抵過一大篇文字。

襲人道：「嘆什麼。」

「蒙戚雙」只一嘆字，便引出花解語一回來。

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，想是說他那裡配紅的。」

「蒙戚雙」補出寶玉素喜紅色，這是激語。

寶玉笑道：「不是，

不是。那樣人不配穿紅的，誰還敢穿呢。」

「蒙戚雙」活寶玉。

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，怎麼也得他在僭們家裡就好了。」

「蒙戚雙」妙談妙意。

人冷笑道：「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，難道連我的親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。實在好的，就該給你家作奴才麼。」

「已雙」妙答。寶玉

並未說奴才二字，襲人連補奴才「周按」寶玉說：我因為他實二字，最是勁節，怨不得作此語。在好的狠。故襲人硬語相激。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「你又多心了，我說往僭們家來，必定是奴才不成。」

「已雙」免強如聞。說親戚就使不得。

「蒙戚雙」更強。非目見身行，豈能如此的確。

襲人道：「那也搬配不上。」

「已雙」說的事。

寶玉便不肯再說，只是剥栗

子。襲人笑道：「怎麼不言語了，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，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，買他們進來就是了。」

「蒙戚雙」總是故意激他。寶玉

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怎麼叫我答言呢。我不過是讚他好，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，沒的我們這種濁物。」

「蒙戚雙」妙號。後文又曰須眉濁物之稱，今古

未有之一人，始有此今。「蒙威雙」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，非前勉強之詞。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。聽其囑圖不解之言，察其幽微感

古未有之妙稱，妙號。觸之心，審其痴妄委婉之意，皆今古未見之人，亦是未見之文字。說不得賢，說不得愚，說不得不肖，說不得善，說不

得惡，說不得正大光明，說不得混賬惡賴，說不得聰明才俊，說不得庸俗，又說不得好色好淫，說不得情痴情種，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，令他人徒加評論，搵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，何等心臆，何等骨肉。余閱此書，亦愛其文字耳，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，後觀情榜評曰：寶玉情不情，黛玉情情，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，亦屬囑圖不解，妙甚。

襲人道：他雖沒這造化，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，我姨爹姨娘的寶貝，如今十七歲，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，明年就出嫁。「庚側」所謂不入耳之言也。寶玉聽了出嫁二字，不禁又噤了兩聲。「蒙威雙」寶玉心思另是一樣，余前評可見。正是不自在，又聽襲人嘆道：

「蒙威雙」襲人亦只從我來這幾年，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，如今我要回去了，他們又都去了。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，「蒙威雙」余亦如此。

不覺吃一驚，「蒙威雙」余亦吃驚。忙丟下栗子問道：怎麼，你如今要回去了。襲人道：我今日聽見，我媽和哥哥商議，教我再耐

煩一年，明年他們上來，就贖我出去呢。「蒙威雙」即余今日，尤難「周按」批語謂後日襲人果贖身以去，批者至批書之時，猶難為情。況贖身當日，寶玉之難以為情更當何如。寶玉聽了這話，

越發怔了，因問：為什麼要贖你。襲人道：這話奇了，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家生子兒，一家子都在此處，獨我一個人

在這裡，怎麼是個了局。「蒙威雙」說得極是。寶玉道：我不放你去也難。「蒙威雙」是頭一句駁，故用貴公子聲口，無理。襲人道：從來沒這個道理。便是朝廷

宮裡，也有個定例，或幾年一選，幾年一人，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，別說是你。「蒙威雙」一駁更有理。寶玉想了一想，果然有理。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

三一二

「蒙威雙」自然。

又道：老太太不放你也難。「蒙威雙」第二層，仗祖母溺愛，更無理。襲人道：爲什麼不放我。果然是個最難得的，或者感動了老太太，

太太，「己雙」寶玉並不提王夫人，襲人偏自補出，週密之至。必不可放我出去的，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，這或有之。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

常的人，「蒙側」此等語言，便是襲卿心事。比我強的有而且多。自我從小兒來了，跟着老太太，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，「周按」此一句補「蒙威」筆頂千百句用。雙百

忙中又補出湘雲來，真是七穿八達，得空使人。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。如今我們家來贖，正是該叫去的，只怕連身價也不要，就開恩叫我去呢。若

說爲伏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斷然没有的事。那伏侍的好，是分內應當的，「庚側」這却是真心話。不是什麼奇功。我去了仍舊有好

的了，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。「己雙」再一駁，更「蒙側」精細，更有理。寶玉聽了這些話，竟是有去的理，無留的理，「蒙威雙」自然。心內越發急了，

「蒙威雙」原當急。因又道：雖然如此說，我一心只要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，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，他也不好意思

接你了。「蒙威雙」急心腸，「蒙側」三「周按」指也故入於霸道無理。字入神。不好三字。襲人道：我媽自然不敢強。且漫說和他好說，又多給銀子，就便不好和他

說，一個錢也不給，安心要強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僭們家從没有幹那倚勢仗貴霸道的事。這比不得别的

東西，因爲你喜歡，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，那賣的人不得吃虧，可以行得。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，於你又無益，反

叫我們骨肉分離，這件事老太太，太太斷不肯行的。「己雙」三駁不獨更有理，且又補出賈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。寶玉聽了，思忖半晌，「蒙威雙」正是思忖只有去的理，無留的理。

乃說道：「依你說你是去定了。」「蒙戚雙」襲人道：「去定了。」「庚側」口氣像極。寶玉聽了自思道：「誰知這樣一個人，這樣薄情無義。」

「蒙戚雙」余亦如此見疑。乃嘆道：「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「蒙戚雙」都是要去的妙。可謂觸類旁通，活是寶玉。我就不該弄了來。」「蒙側」上古至今及後世有情者，同聲一哭。臨了剩我一個孤鬼。

「蒙戚雙」可謂見首知尾，活是寶玉。說着，便賭氣上床睡去了。「蒙戚雙」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。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，「蒙戚雙」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。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，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，若不叫你們賣，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。「蒙戚雙」補前文。他就說至死也

不回去的。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，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，若不叫你們賣，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。「蒙戚雙」補前文。他就說至死也

艱辛苦狀，與前文之香菱，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，「庚側」孝女義女。如今幸而賣到那個地方，「蒙戚雙」可謂不幸中之幸。「周按」批書人身世際遇，與襲人有合處，後文雖佚，與馮紫英語鈎連迴互，不由於此流露，透出錢索。幸而二字，不幸之幸云云，貫徹全書，非閒筆也。吃穿和主子一樣，又不朝打暮罵。況且如今爹雖沒了，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。

若果然還艱難，「庚側」孝女義女。把我贖出來，再多淘澄幾個錢，也還罷了，其實又不難了。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。權當我死了，「庚側」可憐，可憐。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。因此哭鬧了一陣。「己雙」以上補在家今日之「蒙側」同心同「周按」同心同志，更覺他母兄見

他這般堅執，自然必不出來的了，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，明仗着買宅是慈善寬厚之家，不過求一求，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，還是有的事呢。「蒙戚雙」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來，與襲人口中針對。「蒙側」鐵鑑「檻」寺鳳卿受賂，令人悵恨。只有恩多威少的，「蒙戚雙」伏下多少後文。

了，還是有的事呢。「蒙戚雙」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來，與襲人口中針對。「蒙側」鐵鑑「檻」寺鳳卿受賂，令人悵恨。只有恩多威少的，「蒙戚雙」伏下多少後文。

了，還是有的事呢。「蒙戚雙」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來，與襲人口中針對。「蒙側」鐵鑑「檻」寺鳳卿受賂，令人悵恨。只有恩多威少的，「蒙戚雙」伏下多少後文。

了，還是有的事呢。「蒙戚雙」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來，與襲人口中針對。「蒙側」鐵鑑「檻」寺鳳卿受賂，令人悵恨。只有恩多威少的，「蒙戚雙」伏下多少後文。

##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

# 石頭記

周汝昌 校訂批點

卷二 三一四

但凡老少房中所有親待的女孩子們，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，也不能那樣尊重的，「蒙戚雙」又伏下多少後文，先一

句是傳中陪客，此一句是傳中本旨。因此他母子兩個，也就死心不贖了。「蒙戚雙」既如此，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寶玉，不知何意，且看後文。次後忽然寶玉去了，他二人又是那般景

況，「蒙戚雙」一件閒事一「周按」此批籠罩全回，籠罩全書，一句閒文一件閒事皆無，通部大句閒文皆無，警甚。書都是如此。如果有，那就是後筆妄作，此即本書之所以作也。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發石頭落了地，

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無贖念了。「蒙戚雙」一段情結，妙甚。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非常，「已雙」四字好，所謂說不得好，又說不得不好也。其淘氣

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，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。「已雙」只如此說更好，所謂說不得聰明矣，「賢」良，說不得痴呆愚昧也。所仗着祖母溺愛，父

母又不能十分嚴緊拘管，更覺放蕩弛縱，「已雙」四字妙評，脂硯。任性恣情，「蒙戚雙」四字更好，亦不涉於淫，亦不涉於驕，不過一味任性耳。字，堪爲正文之助。最不喜

務正。「蒙戚雙」這還是小兒同病。每欲勸時，料不能聽，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，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，以壓其氣，「蒙側」以此法游刃，有何不可解之牛。然後

好下箴規。「蒙戚雙」原來如此。今見他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氣已餒墮。「蒙戚雙」不獨解語，亦且有智。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，只因怕爲酥酪

又生事故，亦如茜雪之茶等事，「蒙戚雙」可謂「賢」而多智術之人。是以假以栗子爲由，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。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

子拿去吃了，自己來推寶玉。只見寶玉淚痕滿面，襲人便笑道：「蒙戚雙」正是無「蒙側」不知何可奈何之時。這有什麼傷心的。你果然留